

# 十六到六十

一個親戚老遠地從美國經紐西蘭來到墨爾本參加“知用”校友會。千山萬水渡海而來，不簡單啊！校友會真那麼好嗎？好奇心驅使下，我也到網站瀏覽一下。咦！居然有我們這些末期同學的畢業照和近幾年的合照。近照驟看下真的認不出了，翻了幾張終於見到一個熟悉身形，一張熟悉的臉龐。這大個子不是我久違了四十多年的小同鄉嗎？那他身旁那些應該都是同級同學嘍，怎麼對不上號呢？（上高一的時候，同學都來自五湖四海，除非是前後左右的同學，座位的編號成了稱呼了）馬上又想到這是歲月弄人啊！否則以咱家的專業訓練，單看底片就能認出本人了。靈機一觸，拿網站的畢業照來對照，果然認出了幾個老同學的近照。當年十六歲的小猴子（我們班大多數都屬猴）現在都六十出頭了，時間過得真快！

四十多年的往事又湧心頭，一絲的微笑不由得浮起，甚至噗嗤地笑出來。一生中也曾上過不少學校，正規學校中“知用”算是最短的了，僅待了兩年。我悄悄地走進來，悄悄地走出去，多我一個不算多，少我一個不算少。我走進來的時候是個不知愁滋味的少年，離開的時候心裡不好受，多少隱憂多少愁啊，就藏在一個半大不少的小伙子的胸懷。我相信跟我同樣處境的男生多的是，當年是時局迫人，局勢緊張了，十七歲考不上秀才1就要當兵，後來又改了秀才1取消了，十八歲直接考秀才2。總之，十八歲要上高三，學校就不敢收你了。無論如何離開“知用”是我一個轉捩點，從此才真真正正知道如何求知致用。

在知用的那兩年，每天蹦上“仰勛樓”又蹦下來，不下十幾遍，在石階上留下了千千萬萬的腳印。第一次上去的時候小心翼翼，那天還不滿十六歲，第一天來上課也不知道有沒有認識的人。因為暑假的時候我姐安排了我在西貢一家越南學校補習，準備以後就讀越文。那時我的越文很爛，心裡沒底就拉了一個老同學一塊去。起初我們一大早騎車去午後又從老遠的地方騎回堤岸，真爽！誰知補習老師是個民族主義者，大肆批評華僑壟斷經濟，連所有的醫院都是華僑的，我們連進醫院的地方都沒有，喧賓奪主真豈有此理…。我和同學心裡很不爽，就不再去。暑假又過去了，爸爸的朋友建議我去“知用”，於是我就來了。一個人來心裡忐忑不安，可馬上又放心了，原來母校的一批同學也轉來了。很快我又交了一批新猴子做朋友，瘋在一起。

兩年雖然不算長，但在我成長的過程中卻烙下了抹不掉的痕跡。近年老人痴呆症越來越常見，與我同齡的朋友中竟有人患上了。歲月不聲不響地改變著我們，難保有一天扭曲了回憶就不好。趁早把這點點滴滴記下來，供同年茶餘飯後回味一下，老師同學間的一些趣事。



高一班導師馬麟熊：德高望重的馬老師當年已是“啟智學校”的副校長，在“知用”只是友情客串，單教我們一班。馬老師教數學，口若懸河，我前面五號六號兩位同學都拿課本當雨傘。黑板上的三角題要證明左邊等於右邊，方法良多，從簡化繁，從繁化簡，變化萬端。馬老師的粉筆飛快地寫啊寫，越拉越長了，越拉越遠了，迷惘了，看看左再看看右，不對啊！

口裡喃喃自語，金絲眼鏡後面的一雙眼睛眯起來了；一步一步退回放課本的桌上，轉身翻啊翻那本新版的數學書，半天才找到了，粉筆又飛快地寫啊寫，左邊終於等於右邊了，我們都為他鬆了口氣。當時我們都覺得好笑，今天只怕笑不出來了，前年我女兒考大學，我自告奮勇幫忙，自問大學時期成績不錯，高中數學應該游刃有余，誰知遭了滑鐵盧，真的是越解越繁，忙叫女兒自己去找補習老師。其實，馬老師是個老好人，我們有不明白的地方就去校務處找他請教。可馬老師只有早上八點前才會在，他會咬著煙斗，邊吞雲吐霧邊改作業，優哉悠哉。第二學期剛開始，我們四人幫去請教，他正在填寫成績表。機不可失，當李鋒（注意這李鋒並非後來佔了學校名字的那位烈士，這位同學高一第一學期考第一，高二不知所終據說去了台灣）提問時，鐵牛，四眼和我一眼就瞥見我的英文成績只得49.5分，不及格！我出了一身冷汗，第一個學期就出醜多不好意思。只見馬老師深深吸了口煙，正猶豫著該四捨五入，還是只取整數。這時鐵牛爆了一句：“老師，他在這裡呢。”馬老師慢慢地把煙吐出來，圓珠筆在表上填進50分，鐵牛得意地朝我一笑。鐵牛這張嘴，每次都給我們惹麻煩，記得某次他向旁邊的女生說些什麼的，被女生搶白了一番，我們都目瞪口呆，他還是嬉皮笑臉。可是那次我可是衷心地感謝，原來“知用”的規矩，排名是先排各科及格的，再排一科不及格的，然後兩科不及格的，餘此類推…。我得謝謝“知用”這種訓練，往後在澳洲也力保各科平衡，得順利畢業。反觀有些天才學弟，電腦技術爆棚，就因一些不重要的閒科把四年的大學變成了六，七年。



阮武玉老師

阮武玉老師：如果要算女粉絲的數目，恐怕沒有其他男教師能出其右。當年教我們高一越地理，描述起“海雲嶺”如何險峻，“下龍灣”如何壯麗，娓娓動聽。“海雲嶺”我信因為我老爸去過，我也跟他去過大叻，那年代山路狹窄，所以我相信它的危險程度。“下龍灣”嘛，課本裡那張照烏裡黑巴，說這是越南第一奇景！誰信？騙鬼啊？直到九十年代網絡普及，才知道不是亂蓋的。上地理科嘛，免不了畫地圖，某君精心制作一幅顏色美麗的地圖，群猴都舉起拇指稱讚，發回來的時候得18分，不錯了，滿意！咦！有人取得滿分20，是怎麼回事？群猴圍觀探究，發現黑白地圖一張，連顏色也沒有，可是這是張特大的地圖，人家都是A3 size，他卻是A1 size。明白了，於是附近的文具店裡的大號圖畫紙馬上售罄，害得我要騎單車去“厚泰書局”撲貨。那天起班裡有一群人都拿滿分。

國文老師陳友琴：滿口之乎者也的老學究，“韓~愈師~說：聖人無常師…”語音拉得長長的，就差了沒有搖頭晃腦。陳老師自誇北京大學出身，怎能讓你們這些小丫頭，竊竊地拿俺去比那些台灣回來的後起之秀。老練的眼睛早看出有些女生對他的口音有所不敬。不管女同學們怎麼想，我對老學究一向十分尊敬，因為我母校裡就有一位，除了雞毛掃功力了得，文言文更是一流，bo, po, mo, fo 我們可能不會，可是初三畢業已把半本“古文觀止”抄過了。我說是抄過，聽不聽課我就知道了。所以陳老師我尊敬你，但您得原諒我有時上課雲游四海。



陳友琴老師

教越文和越史的老師更了不起，長了一顆美人痣卻滿腮鬍子，活像剛從“志和”出來的模樣。其實，我跟他差不多，大家都是不修邊幅的人，有志同道合的感受。難怪他那麼喜歡點我的號數，一腔北音，不是來教書而是來問問題。一副玩世不恭的眼神瞅著點名冊，就要抽一隻猴子出來耍耍。有時我在想他買字花的時候，是不是老想到我的號數，為什麼每回都中我，明知我的水平還留在小學階段還要窘我一下，給全班樂一樂。他那口北音，後來我學得唯妙唯俏，冒充少數民族避兵役。

可悲的李樹恆老師：黝黑的皮膚，口袋永遠插滿了筆，一口台大畢業的招牌國語。雄辯滔滔講述著中世紀的歐洲史，宣傳著中產階級的好處，可以塑造一個穩定的社會…李老師有四分一的粉絲會擁上來我們前排把我們圍個水泄不通，可以說他對某部分同學包括我在內有一定的吸引力。可惜我離開後不久在報上看到他在健康園遭人槍殺，當年就是這樣血腥。我母校的校長就因遭人槍殺不遂，溜去了台灣，以致越文老師們造反不來上課，訓育部導師就要我們抄古文他來教，致使我們這批猴子不平衡發展，中文超班，越文零蛋。那年代，左手砍右手，右手又砍左手，而左手右手都是自己的手，太無聊了！

英文的吳老師：一副黑框的大眼鏡，腋下夾著“English For Today Book III” 走路慢慢的，像吃了担多豬油，難怪越秀那邊給他的大號叫“阿包”。教得不錯，他要我們學查英對英字典，所以我上學期差點不及格，及後痛改前非，啃字典上夜校惡補，終於上軌了。吳老師應該是左傾的，那時好多年以後我回想當年的情況推測的。但人的一生觀點永遠在變，左與右，藍與綠 到我這個年紀早不在乎嘍！



黃世明老師

高二班導師黃世明：給人的印象是忠厚老實，謹守崗位的老師。黃老師上課，下面的同學花樣可多了。沒有交頭接耳，不過國文課本下面不是小說就是其他功課，什麼代數，幾何，物理，化學…應有盡有。大家利用時間的本領倒不少。黃老師是唯一上高中還在黑板給學生抄問答題的老師，如果不是這樣我也不知道，建安七子是那幾個人，還有“世說新語”的作者是劉義慶，多謝黃老師的筆記。

物理，化學老師：物理，勿理也。開學了兩個星期，還不見有老師！第二周唐貴德老師來代課，沒教什麼，只是跟每位同學做親民訪問，一個挨一個地訪問由一號開始到最後一號。他一個個來問，同學一個個站起來自我介紹姓名，母校是哪家，等等…。一位害羞的男同學，緊張得不知所云，唐老師連問數次，同學越發緊張，張口吞吞吐吐地說“歐…” 後面的壓得很低。唐老師說：“什麼？你叫阿華田？”用粉筆在黑板寫上。從此那位同學的大名就叫“阿華田”。代課老師終於來了，外號叫“如果”（用廣東音來念就跟法國大文豪雨果一樣響當當），為什麼呢，因為老師愛用的口頭禪：“如果…就是說…” 因以為名。老師很重視“有效數字”花了整個學期來教這個玩意，可猴子們就搞不清楚他是要四捨五入，還是只取整數。眼看期考來臨，猴子們還是搞不清，老師急了，下令星期六下午回來免費惡補。哇！乖乖！星期六下午是猴子們的打球時間，怎能白白犧牲？但那年代我們對老師是絕對服從，所以乖乖都來了。可惜，這“有效數字”最終越描越黑，當年只有一人也就是考第一那個才沒算錯。這個故事說明了周末免費加班不可能“有效”。化學老師陳騰最會蓋，他的牛皮天下第一，說什麼全“知用”國語說得標準頭幾名有他在內，堂堂師範大

學畢業，能用 bo, po, mo, fo 國語拼音寫信…云云…云云。某天他在正說得天花亂墜時，後排的李兆華輕聲地說了句“車大炮”。陳老師的耳朵靈啊，馬上發炮說：“這就是為什麼今天的師傅都不願教徒弟的原因了，因為現代的人都不尊師重道…”往後的幾十分鐘都滔滔不絕的談這個題目，直到鈴聲響為止。其實，他的談話猴兒們都聽得津津有味，充滿了娛樂性。

英語德育兄弟老師：阿哥讀經濟教英語，阿弟讀法律教公民，身形挺粗壯，衣冠楚楚，一絲不苟。阿哥個子小，戴個黑框眼鏡笑容可掬，拿著他的經濟大作（越文）首頁四個漢字



“非商不富”，他說越南要富強一定要從商，而且要從華僑手中把生意槍回來，被猴子們喝倒彩！但他嘻皮笑臉，所謂伸手不打笑臉人，群猴就放他一馬。他說講英文要大膽，就拿他自己說，剛畢業就去當翻譯官，美國人說得太快，他聽不進，唯有硬著頭皮胡亂譯一通，反正其他人都聽不懂。老師這話啟發性很大，我後來逃難到馬來西亞，濫竽充數當了名翻譯也是拿他這句話做座右銘。

老師一大堆，實難一一評述，不少已經不在這個世界，逝者如斯，唯有心中銘記。一位精通漢語的督學曾來過我們班說了句名言：“寧生活在這邊的世界十分鐘，也不願生活在那邊的世界四五十年”。他老先生所指的“這邊”，“那邊”是指“陽間”與“陰間”還是“南越”與“北越”模稜兩可。今天我活到六十歲，想起少年時代的頑皮事，心中依然無限的快樂，希望各位同學無論今天你們在何處，也懷著同樣的心態，把你們的往事也錄下來，作為一個時代的見証。

----- 李振和 （墨爾本 2017）